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586
12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艾德里安·罗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里亚斯·斯特拉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在上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尼比利亚代表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根据上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辛克莱先生(圭亚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根据上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努乔马先生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努乔马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根据上次会议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不丹、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

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会议 为他们保留了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贝赛伊埃先生（阿尔及利亚）、范杜南先生（安哥拉）、乔杜里先生（孟加拉）、策林先生（不丹）、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西尔先生（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埃特奇穆穆瓦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马尔耶夫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托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希拉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摩亚先生（加纳）、卡兰先生（圭亚那）、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基鲁先生（肯尼亚）、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恩先生（马来西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尼亚穆都先生（蒙古）、阿拉马伊先生（摩洛哥）、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利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姆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冯·什伊恩丁先生（南非）、维耶瓦罗恩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曼先生（土耳其）、奥顿努先生（乌干达）、姆卡帕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加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理事会，我收到了塞浦路斯、莫桑比克、塞舌尔和越南代表的来信。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就理事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之一《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 37 条，我建议在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请上述代表参加本次讨论而没有投票权。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穆斯塔斯先生（塞浦路斯）、达瓦恩先生（莫桑比克）、冈西亚小姐（塞舌尔）和黎进中先生（越南）在会议厅上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恢复审议议程项目。第一位发言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卢顿希拉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本次辩论。这使我有机会热烈地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相信安理会在审议工作将受益于你的丰富经验和已经证明的外交干练。我也希望感谢泰国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他们在5月份杰出的指导了理事会的工作。

南部非洲的局势使人们感到极其焦虑不安。我国政府不安的注视着在国际组织内南非暴力的升级，十分关切的注意到，动用武力的行为已普遍增加，其原因之一至少是警察采取了过分的行动。在南非负责任的人们应当毫不拖延地创造一种得到所有南非人支持的政治秩序。

在这方面，以和平的手段根除南非共和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是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种族歧视，毫无保留的对此加以谴责。

我国代表团之所以要求在本次辩论中发言是因为在1977年和7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对制订第435(1978)号决议的主要部分作出了贡献，并且，自那以来，我国作为接触小组的成员之一，一直积极的寻求执行这一决议。

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还未得到贯彻。早就应该贯彻这一决议了，我国政府能够理解非洲国家对此所感到愤怒。我国政府与这些国家一样对纳米比亚尚未获得独立感到失望。我国政府相信，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实行这一权利时，不应考虑别的问题，诚然我们认识到仍然有些问题尚未解决。

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向来非常明确和坚定。我国政府最近多次重申了自己的明确立场，最近一次是5月28日纪念非洲统一组织成立22周年的时候根舍外长在波恩谈到了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不可缺少的基础。照我们看来，这是纳米比亚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的唯一基础。根据这一决议，只有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之后产生的议会才有权起草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宪章。

即将建立的所谓临时政府和其他机构是南非单方面的行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此外，南非政府无权把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解决方案的责任交托给纳米比亚任何政党。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未规定由南非建立任何临时政府，相反规定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我们所面临的事态发展进一步拖延了这种自由选举。第435(1978)号决议并未规定在联合国所描绘的解决范围之外举行立宪会议。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举行这样一次立宪会议看作是旨在把联合国排除在谋求解决方法的进程之外的一个步骤。联合国已经呼吁以民主的方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使纳米比亚所有政治集团都有公平的机会参加制订未来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政治结构。

我们赞同过去几天中许多代表团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现在所将采取的措施几乎等于是单方面宣布独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将直接影响联合国完成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一任务。

因此，南非为纳米比亚制订的立宪计划不可能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承认，并且我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忧虑。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和西方解决方案，我国认为在纳米比亚建立立宪机构和分配政府权利的单方面措施是无效的。我们已经立即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就象接触小组其他成员国所做的那样。

鉴于南非政府也声称承认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的国际基础，我国政府呼吁南非政府立即履行这一决议所规定的义务，不要通过建立临时政府之类的单方面行动来破坏目前的谈判进程。

联合国在制订纳米比亚计划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向南非政府提出请求和呼吁。我们认为最近的事态发展是南非拒绝这些要求的一个严重的步骤。这表明南非尽管口头上支持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际上并不真正赞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为了尽早取得成果，我们必须说服南非与联合国合作，找到符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解决方法，必须说服南非从长远来说这是真正符合南非自身利益的。除了上述理由之外，我们还相信，接触小组的工作尚未完成，该小组对现有的各种可能性还未全部探讨完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将极其关心地注视着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我们同时将接触小组其他成员进行密切的磋商。尽管遇到了这么多的挫折，我国政府仍然将参加接触小组的共同努力，以谋求尽早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坚信，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也将有助于区域的缓和与削减该地区存在的外国部队。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亚特马贾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目前对一个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的讨

论。我们祝贺您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并向您表示我们对你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经验和品质的崇高敬意，这些都将证明是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的努力中所必不可少的。

我也想向泰国外交部长空军上将西提阁下和甲盛实大使表示敬意，他们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工作。

应不结盟运动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要求，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这些会议来处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难以解决的非殖民化问题。确实很难用言词恰当地描绘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经受了—个世纪的殖民压迫与剥削之后已经遭受和继续遭受的苦难。

确实，纳米比亚的局势在各方面都是传统的殖民主义的狰狞面目的缩影，我们这个大厅中，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加强了纳米比亚目前的殖民枷锁的某些因素也确实是对我们的集体正义和道义感的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在纳米比亚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非法掠夺自然资源、狂妄蔑视所有公认的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愿望的现象有了新的情况。

而且，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斗争在过去40年联合国的努力中已不仅是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经过20多年来，在纳米比亚铲除殖民主义，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已成为联合国的法律责任，成为联合国各会员国所承担的空前、神圣的任务。

安理会上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至今已近2年。在这期间，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无耻地设立新的障碍，节外生枝，企图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不仅使得纳米比亚周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重，而且进一步破坏了和平解决的前景。

很明显，南非丝毫不想同联合国进行诚意的合作，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方案。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进行了认真和可赞扬的努力之后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说，第435(1978)号决议所谈到的所有主要问题均已解决，唯一妨碍纳米比亚独立的就是南非的顽固立场。这就打破了人们的最后一个

希望。自那时以后，联合国方案毫无进展。而且，比勒陀利亚更加竭力地破坏方案的实施，在纳米比亚强行实施所谓的“内部解决”，进一步巩固它在领土上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而且必须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重申自己的权威和首要责任，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联合国方案立即无条件地得到全面的有效执行。

我们不妨想一想，南非为何要维持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它为何能够抵住全世界的指责，肆无忌惮地藐视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怎样才能克服障碍，使联合国方案恢复活力？

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来自南非政权的本性。这一无耻政权的基本核心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一个被联合国谴责为反对人类良知和尊严罪的制度。种族隔离的丑恶理论也渗透到纳米比亚，进一步加剧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社会腐败的丑恶特征。

比勒陀利亚滥用暴力，是纳米比亚殖民地困境得以延长的另一个因素。一支十万多人的庞大的军队部署在领土各地，维持着非法占领的压迫制度。纳米比亚人被继续强迫拉入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部队，他们还在继续建立部落军队。南非最近在纳米比亚北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及重新侵犯安哥拉的消息更加令人不安。这些事件表明，尽管比勒陀利亚一再否定，南非依然一心一意地强使纳米比亚人民屈服，把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对南非邻国，前线国家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然而，南非精心策划的通过军事力量和恐怖手段来摧毁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阴谋已惨遭失败。

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人组以及它的军事机构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同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样，继续出色地领导纳米比亚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纳米比亚不仅对比勒陀利亚在南部非洲谋求霸权的野心具有战略意义，纳米比亚目前以及潜在的经济财富也使比勒陀利亚垂涎三尺。种族主义的南非同外国经济利益集团以及跨国公司狼狈为奸，多年来疯狂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的人类资源和物资资源，攫取了罪恶利润，赤裸裸地践踏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1号命令”，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纳米比亚的铀和其它战略资源使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因此毫无疑问，经济上的贪婪以及狭隘的战略利益概念又使南非及其朋友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推延纳米比亚解放的到来。

比勒陀利亚违反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和439(1978)号决议，顽固地企图在领土实现一个“内部解决”是设立障碍，拖延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的又一个因素。安理会曾一再谴责在纳米比亚建立假政党和傀儡政权的企图。然而，种族主义政权一个月前发起一场新的阴谋，建立一个以所谓的“多党会议”为主要机构的“临时政府”。安全理事会、纳米比亚理事会、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以及西南非人组一致谴责这一新的阴谋，并宣布其无效。然而，尽管这一新的阴谋遭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拒绝，尽管同样的企图在过去都已完全失败，比勒陀利亚仍继续企图在明年6月17日，在温得和克正式设立它最近泡制的“临时政府”的计划。

南非这一最新的破坏行动不仅证明南非毫无信义，而且表明南非对国际压力似乎无动于衷。这方面我不得不指出，所谓“建设性接触”这政策不管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只是鼓励了比勒陀利亚的顽固立场。这一政策不仅没有使南非悔改，反而鼓励了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藐视全球的谴责。同样，把毫不相关的安哥拉境内的古巴军队问题同纳米比亚独立相联系，使落实联合国方案的努力陷入新的僵局。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应该看到，歪曲事实，把一个基本上属于非殖化的问题重新说成是一场地区性冲突，或是东西方竞争的问题，正中比勒陀利亚的下怀。

七年来，联合国方案由于非法占领当局的种种阴谋诡计而得不到实现，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愤怒。现在，国际社会期望着安全理事会果断地行动立即落实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犹豫不决必将给南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危险的后果。

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目前的审议和以后采取的行动不会变成仅仅是重复一下过去敷衍塞责的宣言和原则声明。确实，本次会议应该作出决定，立即、无条件和不折不扣地执行国际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第435(1978)号决议，谴责南非最近通过在温得和克建立所谓临时政府来把即成事实强加给纳米比亚的企图，并宣布其无效，反对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任何无关和外部的的问题联系起来，并确保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独立，不损害它的领土完整和经济效益。

我国代表团同样认为，可以任命秘书长继续进行他早期的努力，解决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尚未解决的细节问题。然而，秘书长1985年6月6日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明确表明，南非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外部问题联系起来的立场仍然未变，它还没有对执行联合国计划中仍然存在的细节问题作出答复，目前存在的困难由于所谓临时政府的建立已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延长秘书长的使命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应该同时明确地告诉南非，如果它继续肆无忌惮地阻挠联合国计划的执行，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拖延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南非傲慢和顽固的态度，国际社会已经是一忍再忍。如果南非继续用欺骗和搪塞来对待国际社会的灵活和谅解，那么南非的朋友就应该认识到，只有实施有效的强制性措施，才能够使得南非恢复理智。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热切地希望，我们仍然导致纳米比亚和平地过渡到独立。但是，要确保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迫使南非改弦更张，并最终倾听绝大多数人类的意愿，这对它也是有好处的。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外交顾问胡马恩·拉希德·乔杜里。我向他表示欢迎，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和我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幸参加这

次重要的辩论，我谨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给我们这次机会。

我是根据去年四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会议赋予我和我的几位同事的使命来参加这次辩论。我参加这次辩论也是为了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和声援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正义和合法的斗争，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由于自然灾害最近袭击孟加拉国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在国内公务非常繁忙，但尽管如此，我今天还是来到这里，维护一项牵涉到人类尊严和广大人类的崇高事业。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孟加拉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6月份的主席。我们相信，在来自一位不结盟国家的杰出人士的干练和英明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将在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方面取得具体和决定性的结果。我还要向泰国外交部长和常驻代表表示赞赏，因为他们以令人羡慕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在不结盟运动国家成员和非洲集团成员的联合发起下，安理会在近两年之后的今天再次开会，重新审议纳米比亚局势。许多不结盟国家派遣了外交部长参加会议，这说明我们运动极其重视纳米比亚问题。我想在此回顾，最近结束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部长会议全面审议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及其有关的问题，并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完成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所负的直接责任，并采取紧迫措施，确保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该领土的法律管理当局，孟加拉国也是它的一名积极的成员。该理事会从6月3日至7日在维也纳组织了一系列特别全会。这些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样为成功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奠定了基础。因此，新德里会议和维也纳会议应该指导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审议。

目前，安全理事会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辩论纳米比亚问题。几个月以后，国际社会将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今年也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纳米比亚人民也将在今年庆祝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

洲人民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中所作的贡献是普遍得到承认的，并体现在以下事实中：自从这个伟大的国际组织成立以来，它的成员国增加了三倍。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竭尽全力，消除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最后余孽。

自从联合国终止南非的托管以来，近二十年过去了。但是，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建筑在种族隔离基础上的镇压、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这些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继续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联合国多次谴责种族隔离制度，认为它是危害人类良心和尊严的罪行，而成千上万的纳米比亚人民却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这一罪恶的行径而惨遭谋杀、折磨、囚禁，并被赶出家园。国际社会负有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历史性义务，决不能袖手旁观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日益加剧其镇压性的政策。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强的决心，他们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支持。

很自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奴役并为自己的独立付出如此重大代价的孟加拉国坚定地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根据对《联合国宪章》抱有的深刻和永久的信念和对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承担的坚定义务，孟加拉国一再重申所有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我们坚信这样一个公正和合法的斗争是必定要胜利的。

根据这一坚定和原则性立场，孟加拉为推动纳米比亚独立事业作出了一切努力。我们坚信，纳米比亚独立能够并必须根据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加以实现，这个计划是使该领土从殖民统治和平过渡到独立的唯一基础。孟加拉国一贯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该计划，并一再拒绝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将纳米比亚独立与毫不相关的问题连系起来的企图。纳米比亚独立是一个神圣的国际责任，它不能受制于对于联合国计划毫不相干问题的解决。

在目前的辩论中，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详细地叙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如何继续在纳米比亚蔑视所有国际法和人民行为的准则。种族隔离政权蔑视国际社会明确表示的意志，继续阻挠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执行。更严重的是，该政权一再企图通过装饰门面的选举扶植傀儡政治机构，以便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强加一个内部解决。孟加拉国谴责和拒绝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通过所谓的“多党会议”在纳米比亚强加一个新殖民主义解决并于1985年6月17日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管理当局的企图。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异口同声地拒绝了这一企图，并宣布其为非法和无效。种族隔离政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并有系统地根据所谓的家园政策以血统和种族为界限分裂该领土。

我们谴责和拒绝了这些企图，并一再宣布，沃尔维斯湾、澎格温群岛和其他近海岛屿是纳米比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同样，孟加拉国谴责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尤其是纳米比亚理事会颁布的第一号法令继续掠夺和盲目开采纳米比亚的铀和其他资源。孟加拉国再次呼吁（该呼吁载于法令中）所有国家采取立法措施防止开采、加工、运输和销售纳米比亚资源。

为了维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比勒陀利亚政权将该托管领地变成了一个驻军国。它驻扎重兵管辖管托管领土，并通过恐吓、镇压和恐怖手段统治纳米比亚人民。无数参加争取自决合法斗争的纳米比亚人被杀或带着恐怖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投进监狱。占领军不仅企图扼杀解放运动，而且还将侵略和颠覆行动扩展到邻国。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在辩论时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非洲是白人的累赘这一十分可憎的思想。当该政权自己粗暴地践踏了所有人民行动的准则并毒化了该地区的气氛，因而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他有什么资格谈论该地区的增长和发展？

我们向前线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面对这种无端无故的侵略和不断的敌对行动，他们显示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和政治家风度。我们赞扬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在执行联合国计划中扩大了他们的充分合作。他们表示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并一再表示愿意签署一项停火协议和接受联合国过渡援助团到达的预定日期，以开始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进程。甚至在这次辩论中，努乔马总统再一次表示愿意同旨在取得一项谈判解决的所有认真努力进行合作。我们祝贺他的远见、智慧和政治家风度。

孟加拉国坚定地认为，必须有效地孤立比勒陀利政权。自独立以来，我们与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在任何领域发生任何关系。我们一贯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在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其间，孟加拉国为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严格和有效地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作出了一切努力。

孟加拉国为能够对促进纳米比亚事业作出贡献感到自豪。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中的成员地位，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理事会的所有审议和活动。我们有幸代表理事会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讨论会以及磋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还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提供了捐款，并在孟加拉国向纳米比亚学生提供了培训设施。国际社会委托孟加拉国为联合国特别代表在联合国过渡援助团中开展工作提供协助和便利，对这种信任，我们感到无上荣光。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尊敬的秘书长为早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们还要再一次向他保证继续提供支持和真心的合作。

我们还要赞扬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和纳米比亚专员，他们为促进纳米比亚独立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再次保证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

纳米比亚问题是现代历史中最悲惨的一页。20多年来，该托管领土一直是联合国的特别责任，我们不能接受联合国机构以外的任何方案。在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前夕，我们必须共同加倍努力，把纳米比亚人民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下解救出来。

必须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懂得，它再也不能违反联合国通过的决议而不受惩罚了。显然，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责任。过去，它曾多次审议那一形势，但没有采取果断和决定性的行动。这只能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镇压和残酷行为。现在，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使用它所有的权威和所有的资源保证迅速执行它自己的决定和决议。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计划是最终和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我们要求的就是充分、无条件和迅速执行那一计划。

在此，我愿回顾，秘书长根据几乎两年前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532(1983)号决议，和直接有关的各方进行了磋商，他早些时候的报告证明，除了选择选举体制之外，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有关的所有其他重大问题均已解决。在他向安理会提出的载于S/17242号文件中的最新报告中，秘书长证实了这一立场，并再次指出，由于南非顽固坚持完全无关和节外生枝的问题，他尚不能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关于选举体制的问题，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灵活性和理解，而比勒陀利亚政权还没有把它们观点告知秘书长。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结束语，他敦促所有有关方面

“作出新的坚定努力，加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能够不再有任何拖延，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S/17242, 第48段)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强烈认为，安理会应当重申它对联合国计划的承诺，并授权秘书长和直接有关的各方进一步进行磋商，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而确定选举体制。应当清楚

无误地告诉种族主义政权，它要充分和秘书长合作，它阻挠执行联合国计划的任何新的图谋都将迫使安理会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安理会应当保证积极地考虑这一问题，以便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权利继续进行阻挠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开会采取适当措施。

最后，我愿强调指出，在纳米比亚，人类尊严受到了损害。万恶的种族隔离做法不仅仅违背当代文明的价值观，也违反《圣经》和所有宗教的信条。因此，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支持或容忍种族隔离政策继续下去的人给它们自己的文明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并违反了它们《圣经》的法则。我愿敦促这些政府越过不合逻辑的推理，并认识到，与此有关的是一个道德问题。现在，当人类可以完全有理由为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成就感到骄傲的时候，不能够允许人对人的这种侮辱。我们诚挚地希望，安全理事会在目前的辩论中将不再拖延地采取果断和坚决地行动，给纳米比亚的独立带来黎明。我赞扬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一百年来一直在进行解放的斗争。我们坚信，那种精神将在不太远的未来获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外交事务顾问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尼加拉瓜的外交部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教父阁下。我欢迎他，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前就坐并发言。

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主席先生，在安理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你决定亲自来主持这一历史性会议，这反映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高度重视纳米比亚全部独立的这一微妙和紧迫的问题。作为拉丁美洲大家庭一部分的加勒比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标志着不结盟原则。有鉴于那一国策和阁下你的技巧和个人的经验，我们当然期待着，安理会的工作将导致有利于纳米比亚人民的实质性决定。尼加拉瓜代表团高兴地重申它与你的充分合作。

我还要欢迎我的其他同事，他们参加这次辩论表明，我们的运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尼加拉瓜参加这一辩论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遵守1985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中所规定的协议。第二，我们参加辩论反映出，我国政府和人民完全致力于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支持他们彻底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

我们理解、也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我们和纳米比亚人民不容辩驳的先锋——西南非组织用着共同的经历，这就是为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所强加的军事当局所进行的艰苦和流血的民族解放斗争，不管是博塔还是索摩查。我们和纳米比亚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对正义的共同渴望以至对和平的共同热切。我们期待着，在不太远的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各国的这个大会厅中欢迎西南非组织的成员就坐在完全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的席位上。

1985年是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25周年，同时也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立25周年。我们应该以认真估价在过去几年里为纳米比亚人民作出了什么贡献来纪念这两个历史事件，以便使本组织的原则更加有效，和加速纳米比亚完全独立的进程。

我们同样庆祝为了整个世界经过艰苦斗争之后欧洲打败法西斯主义四十周年。很明显，可恶的法西斯主义形象还没有完全消失。罪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正是使纳米比亚人民和真正的南非人民受苦受难。具有讽刺意义的，这一政权居然得到了某些声称对四十年前打败法西斯主义作出贡献的国家的支持。

在经历几乎100年殖民占领之后，纳米比亚不能再正走向自由的非洲大陆上继续作流脓的殖民主义创伤。一小撮向南非及其盟国的国家不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一些外来投资者仍然持机会主义态度，不能再让它们继续嘲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体制的原则与规则。

今年4月18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建立了“临时管理当局”，以便使纳米比亚继续依赖该当局，并继续受其统治。这种嘲弄纳米比亚人民意愿和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使得纳米比亚人民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企图再一次表明，南非不愿意结束对纳米比亚的奴役统治。事实上，南非政权所担心的是，如果纳米比亚人民有机会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他们将选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将永远根除在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殖民主义。

正如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中发生的那样，南非在纳米比亚单方面采取的措施的目的在于加强和制度化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些企图和他们的真正目的只能导致国际社会得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所谓临时管理当局和得到大肆吹捧的“建设性接触”不过是拖延战术，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迫使国际社会接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国的目的。安理会应该强有力地、清楚地和坚定地谴责那些在南非内外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者的虚伪企图。

这些事实和被称之为“铁拳”政策并由南非在纳米比亚北部发起的新的军事进攻和在一个被南非非法占领的领土——安哥拉南部所进行的大规模南非军事动员是造成该地区永久不稳定的局势的因素，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要对这些局势负责的是南非、其盟国和该政权的支持者，特别是美国。它们热衷于将帝国主义在其他地区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受它们的摆布和控制所用的颠覆和破坏办法运用于该地区。

南部非洲和中美洲局势的共同点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两个区域，帝国主义企图阻止自决和独立的不结盟国家的出现和稳定。为了实现此目的，帝国主义使邻国军事化，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被用来建立、支助、武装和领导当地的背叛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些背叛者和反革命分子从当地刺杀平民、摧毁经济基础设施、在港口布雷、怂恿如在卡宾达地区发生的那样的事件、在建立防御线的借口下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以促进帝国主义所称的“关键利益”，但其唯一目的不过是搞垮受人民欢迎的政府，尽管这些政府是由无可非议的选举程序选出来的。

纳米比亚人民和前线国家知道谁是他们的真正敌人和这些敌人的力量有多大。建立所谓“民主国际”骗不了任何人。他们是由同样的背叛者组成，并由同样的共同敌人所支持。正如我们的兄弟努乔马所说，

“他们是应该消除的同一问题的一部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一旦被消除，这些背叛者及其主子们将被遗忘。”（S/PV.2583，第73-75页）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作出了公正和恰当的反应，最近在新德里召开了部长级会议来审议这一局势。尼加拉瓜完全赞同该次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和行动纲领中的内容。在我国极其困难的情况，我来到安理会表明，尼加拉瓜特别重视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这些会议是行动纲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安理会现在能够采取果断决定，有效地解决纳米比亚完全独立问题。

尼加拉瓜一贯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尼加拉瓜认为，志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基础。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特别是仍在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西方的成员国负有重大的责任，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使该决议中的计划能够在不经修改和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效和立即得到执行。尼加拉瓜一贯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应用《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措施，以便保证其任务权限，尼加拉瓜遵守安全理事会这次作出这样的决定。

必须要求美国政府行使其对错误地称为与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这一政策已被西南非人民组织正确地重新命名为“破坏性接触”。我们也继续要求——尼加拉瓜以自己所有的道义权威要求——美国停止在安理会应用其否决权，应用这一否决权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犯罪，嘲弄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非法的决议。尽管我这次来此并不是要谈论尼加拉瓜的问题，但我也必须要提一下对尼加拉瓜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人民的帝国主义行径与南部

非洲存在的帝国主义行径和政策之间的相似性。 美国政府只有取消这种得不到国际社会和美国人民支持的政策才能具有道义权威来参加纪念本组织成立四十周年的活动。 在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独立和不结盟之前，人们总是不免会对本组织的基础、目标和宗旨抱有疑问。

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国在过去曾以不同的方式对南非实行了类似的政策，它们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南非政府的顽固、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作法、傲慢的态度和明显的阴谋活动是目前美国政府向令人憎恶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一贯的和应该遭到谴责的支持所造成的结果。

应当回顾一下，在就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会谈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正是目前的美国政府制造出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存在的借口，要求这些军队撤出，以此作为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 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一联系的作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和错误的。 只有比勒陀利亚及其在华盛顿的盟友才继续坚持这一方法。

这就是他们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真正建设性和灵活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政策的目标是寻求和平的解决，寻求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提供给秘书长的正式论坛。 这两者都得到了不结盟运动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坚定支持。 它们也揭穿了里根政府和南非为继续给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或以假独立来取代真独立的企图而使用的借口。 我要向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及其斗争中的无可置疑的前峰、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表示热烈和兄弟的致意及支持。 在西南非人民组织为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家园而开展坚定的斗争二十五周年纪念致敬，尼加拉瓜人民和革命政府向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向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战士，向该组织的人民解放军转达鼓励和希望的特殊信息。 我请努乔马先生向纳米比亚人民转达我们对那些在斗争中牺牲了兄弟们的微薄敬意，他们并没有白白死去。 纳米比亚总有一天将获得自由。 我们向努乔马同志伸出我们的手，以此来确认我们对他的事业的不可动摇的支持，从而使纳米比亚能够很快获得完全的独立。

主席：我谢谢尼加拉瓜代表给我所说的客气话。下位发言者是安哥拉对外关系部长阿尔封索·冯·都南先生阁下。我欢迎部长阁下，请他在会议坐旁就座并发言。

冯·都南先生（姆宾达）（安哥拉）：我十分荣幸地有此机会在理事会发言并代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何塞·埃杜瓦多·多斯·桑托斯阁下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代表表示我们友好的致意。本次会议是以不结盟运动现任主席的名誉及应他的要求召开的，目的是审议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在那一地区，种族隔离政权这一最令人憎恶的政权正将几百万的黑人置于污辱和最全面的压迫枷锁之下，以武力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并从该领土上对该地区的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发动进攻，从而严重地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是一个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们相信，你的杰出的外交品质和丰富的经验将能成功的是这一系列会议的进展拥有有意识和认真的品质，这种品质在目前南部非洲的局势之下是很需要的，在那一地区，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正在采取行动来破坏和推翻邻国的政府，这一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令人震惊和罪过的，尽管国际社会曾再次加以谴责，包括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非统组织通过的谴责决议。

我们也想再次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阁下表示热烈的赞赏和感谢，自从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他以值得赞赏的方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谋求和平解决联合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

目前的国际形势的特征是世界各地充满了无数的紧张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南部非洲的局势——尽管有人声称那儿有所改善——最近一直在危险的恶化着，不仅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而且对遭受着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所发动的战争和恐怖行动的困难的其他国家人民以及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种族隔离继续存在的严重后果以及加强种族隔离的各种行动将使得目前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

确实，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径是南部非洲问题的核心。很清楚，恢复该地区的和平需要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和铲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因此，我们认为，南部非洲的局势应当得到安理会目前的会议的最大的重视，以便使安理会能够找到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公正的解决方法，以便按照联合国通过的无数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解决该区域的问题。

但是，尽管这一决议是有约束力的，在通过了7年之后，这一决议仍然未得到贯彻。这种局势不仅产生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也产生于某些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默许种族隔离政权并与其结盟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美国行政当局所制订的“连系”说法，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拖延或甚至阻挡全面和有效地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包括了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方法的合法的和政治的基础。这一决议被一致通过。大家记得，根据《宪章》的原则，联合国会员有义务忠诚地履行《宪章》所赋予的责任。这意味着全面地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这是所有会员国的责任。因此，不能接受有人提出与这一决议完全无关的问题，这种问题已经被整个国际社会明确拒绝了。

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理事会第539(1983)号决议拒绝南非把纳米比亚独立与诸如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撤出古巴国际主义部队等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企图，古巴军队的存在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完全属于安哥拉的主权范围。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拒绝接受联合国决议它的传统的傲慢态度无疑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鼓励。这一政策最近的形势就是“建设性接触”的概念，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外国公司不断开采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从而违反了纳米比亚理事会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命令，这一政策也是为了加强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性的军事机器，鼓励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和继续侵略并颠覆邻国。

尽管南非在其未经宣布就对安哥拉已经进行了十年的战争，它不断地和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这雄辩地证明了安哥拉为在南部非洲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所表现的政治和外交灵活性和善意。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为了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迅速获得独立，已经提出了打破纳米比亚僵局进行非常现实的全面的谈判的基础。安哥拉已经提出了一项削减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人数的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南非军队完成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撤出，由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在安哥拉边境巡逻；第二，南非庄严宣布保证贯彻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第三，南非共和国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达成停火协定；第四，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南非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以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签署一项国际协定，规定各方确保纳米比亚独立的义务，并规定维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必要的保障。

满足这些要求将是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建立该区域和平方面的一个重大步骤。

但是，尽管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前线国家作出了努力并表明了善意，南非仍然保持对国际社会敌对的态度。它之所以采取这些态度是因为某些西方国家与它是同谋并支持它，这些国家对南部非洲的困难局势以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邻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负有直接责任。

人们越来越看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法和实现该区域和平方面缺乏诚意。但是，尽管安哥拉政府表明了自己一贯的善意，与南非政府就举行部长级会议进行谈判，自从1985年1月以来，比勒陀利亚侵略性的军事机器一直在特种部队司令里宾伯格少将的指挥下计划旨在破冲卡宾达省的马隆格油田的阿尔戈行动。

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迫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向它们低头，向安盟的傀儡集团低头。这一阴谋如果成功，将归功于安盟。

为了执行这一但求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从比勒陀利亚的特种部队中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人，他们属于南非国防军特种部队第四十团，其训练基地在开普省萨尔达尼亚湾。南非特种部队的这一基地由文南·庇特斯·杜·托特上尉指挥，他被安哥拉国防军捉住。应该指出，文·托特上尉有长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历史，他参加了1982年11月破坏纳米布省吉拉尔河桥梁的活动，在1983年和1984年，参与卡哈马行动，并参加了对兄弟的莫桑比克共和国首都马普托的一次袭击。在远离卡宾达达二千多英里的萨尔达尼亚湾完成训练之后，由9人组成的南非恐怖小组于5月13日乘一艘以色列制造的船只驶向卡宾达，于5月20日夜晚上岸。5月21日下午5时，当他们在等待夜幕降临，以执行罪恶计划的时候，安哥拉部队的巡逻兵发现了南非恐怖小组，打死两名敌人，活捉了他们的首脑。

在进行失败的阿尔戈行动同时，南非加紧了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

在3月和4月，南非的一架大力士C-130型运输机侵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空直到北隆达和马尔热省份，四次卸下80吨军事物资，为它们的帮凶安盟傀儡分子提供武器。安哥拉国防军已经捕获了于4月19日和27日在马尔热省卸下的40吨军事物资。

此外，在破坏企图失败之后，南非空军侦察飞行次数增加，侵犯我国领空纵深达200多英里。这方面还必须一提的是有8架飞机在5月31日飞越卡哈马、千班巴和穆隆达地区，6月4日飞越纳米布省的维雷和汤姆巴瓦地区。

种族隔离政权再次向国际社会进行挑衅，计划在所谓的政党之间进行所谓选举，在6月17日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傀儡政府。事实上，那些政党不代表纳米比亚的任何人，也没有得到联合国或非盟组织的承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强烈谴责南非企图逃避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通过所谓的“多党会议”搞内部解决的企图。

比勒陀利亚政权再次表明它丝毫不愿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决议，反而在力图维持它对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统治、剥削和压迫。

那一政府充其量不过是在纳米比亚领土上的一个南非殖民内阁，决不会得到国际的承认，因此，它的行动也将是无效的。而且，任何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只有在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参加下通过，并在联合国制订的原则范围内，才能有效。因为，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委任统治下的一个国际领土。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以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领土的合法行政当局。

根据这种情况，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于1985年4月19日至20日开会，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召开会议，以充分履行安理会在实行第435(1978)号决议上的责任。

这次安理会会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的今年，履行我们对《宪章》的理想、目标和原则的承诺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希望，作为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这一次能不辜负国际社会的信任，要求南非立即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案。如果南非继续气焰嚣张，顽固不化，设置重重障碍，安理会就必须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第七章为孤立和消除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办法。

南非代表6月10日在安理会的发言是对人类良知的污蔑，又一次蔑视了联合国的权威。因为，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它国内政是联合国的根本原则。南非代表讲话用词严厉，表明南非要继续侵略和破坏安哥拉的犯罪政策。最近侵犯安哥拉领空的事件突然猛增。

根据这种情况，鉴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南非的另一个班图斯坦，我们保留在适当的时候回答南非代表发言的权利。

安哥拉人民在同葡萄牙殖民制度进行了14年的长期斗争才赢得独立，没有任何东西要向剥削、压迫和镇压2500万黑人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请教。我们拒绝并谴责南非干涉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任何企图。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图克曼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言的机会。我还要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祝贺。你出席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将使得安理会在讨论联合国处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受益于你卓越的品质和经验。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泰国常驻代表甲盛实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熟练和机智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处理许多微妙的问题。

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秘书长，因为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促进和平解决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确保执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我们希望能够出现一些条件，使得秘书长继续进行他的努力。

在安全理事会目前举行会议的时候，世界公众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在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上，并期待着国际社会采取坚决行动，最终说服南非认识到它必须大大地改变其关于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如果安全理事会能够不辜负世界公众舆论的希望，那么它不仅能够对解决南部非洲目前的问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而且还能够证明，联合国在准备庆祝其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能够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和公正发挥其基本的作用。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纳米比亚的独立一直是其议程上的一个问题。确实，联合国从一开始还处理了其他一些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但纳米比亚问题具有其独特的特征。自从大会1966年终止了南非的托管以来，纳米比亚就成了联合国直接的责任。因此，本组织对纳米比亚负有一项特殊的义务，一项它二十年来一直无法履行的义务。

另一方面，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条件方面，国际社会的意见是最为一致的。安全理事会1978年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人民通过在联合国

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来行使自决权奠定基础。安全理事会还制订了计划，并得到了南非的赞同。这一计划仍然是公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法律和政治基础。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在这一方面，南非政府一直在玩弄拖延战术，并且得逞了。尽管安全理事会、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接触小组进行了努力，尽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表现出了建设性的精神，南非仍然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把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引入专门处理执行联合国计划的谈判进程，加强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存在，加剧对该领土的控制，并试图把一个内部解决强加给纳米比亚，以建立一个从属于比勒陀利亚的政治结构。

毫无疑问，南非的目的是阻挠执行联合国计划，不让西南非洲民组——这个被大会认为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在自决进程中发挥作用，以一个既成事实来同世界对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南非政府悍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一意孤行地于1985年6月17日以所谓多党会议临时政府的形式在温得和克建立了一个傀儡行政当局。南非最近在安哥拉采取的军事行动表明，它早就准备蔑视国际社会。

正是为了结合这些事态发展来审议这一局势，纳米比亚理事会——土耳其也是其成员才于6月3日至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议。我国政府完全同意会议结束时通过的《最后文件》的主要方向。如果南非最近的阴谋得逞了，并制造了既成事实，那么我们根据联合国计划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前景就将受到危害，其结果也许是无可挽回的。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作出强烈反应。只有把安理会的坚定立场和国际社会向南非政府施加的有效压力明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执行第435

(1978)号决议。只要南非能够继续推行其单方面政策，那么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公正和持久和平，这也将导致加剧紧张局势，给该地区人民造成严重后果。

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人这一方面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不仅仅来自于人权遭到广泛的侵犯，而且还来自于该领土的军事化，和南

非为了自己的利益挥霍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剥削纳米比亚经济。如果我们不坚定地¹向南非发出挑战，那么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就将进一步遭受野蛮的镇压。负有特殊责任的联合国不能袖手旁观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

安全理事会已经在过去通过对南非的制裁。然而，南非回避了安理会发起的武器禁运，并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武器出口国。因此，如果南非继续持顽固态度，我们就显然有必要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并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来执行这些措施。我们热切地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在目前时刻就采取有效的行动达成协商一致，不断地审议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毫不含糊地致力于迅速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认为，这即是安全理事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它所拥有的一次机会。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它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西尔先生（巴西）：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十分感谢有机会在安理会发言。主席先生，我看到你主持这次审议纳米比亚会议感到特别高兴。

现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局势。多年来，这一机构一直是进行艰难的谈判和辩论的场所，有时候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有时候却令人感到沮丧。然而，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一直没有能力履行联合国的责任，和实现它的期望。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仍然没有实现它们合法的愿望。

比勒陀利亚政权用来避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战术是众所周知的。它们从指责联合国褫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到最近提出的联系概念,即将纳米比亚独立与毫不相干的问题扯在一起。这些战术被用来保护不符合联合国计划的纳米比亚内部解决。南非在该托管领土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包括在1975年成立特恩哈尔联盟,1980年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和部长会议。这些安排由于缺乏合法性而遭失败,但是强化在温得和克没有代表性和非法的管理当局的活动继续进行。联合国宣布这些行动非法和无效,这并没有改变南非的念度。

在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不断遭到违反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最近面临着比勒陀利亚的另一个行动。比勒陀利亚宣布,“在就国际上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达成协议之前,它将为内部管理该托管领土建立一个临时机构。”

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南非政府一定考虑到多党会议的建议,这个会议据称是代表了纳米比亚人民,但实际上是根据该托管领土以外的利益集团的指令行事。

南非政府发表的声明中的两个内容立刻引起反应。第一,我们目睹了非法的占领国采取了新的单方面行动。第二,比勒陀利亚只字不提它已经在原则上接受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基础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安全理事会主席在1985年5月2日发布的照会中声明,安理会成员认为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是一项不符合国际社会意志的措施,并向纳米比亚非法管理当局所采取的所有其他单方面行动一样,宣布其为非法和无效。

巴西政府谴责在该托管领土建立这样一个过渡性政府的决定,并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声明,该声明重申,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纳米比亚问题和平与得到国际承认解决的唯一能接受的基础。然而,我们对南非几天后对安理会的声明所作的答复感到震惊。它企图暗示,只要目前的谈判“具有任何使古巴部队全部从安哥拉撤出的真正前景,它将不会以违背国际解决计划的方式行事。”对联系理论的提及使有效执行第435(1978)决议和南非从纳米比亚和平撤出的前景更为黯淡。

对邻国采取暴力行动看上去似乎是比较陀利亚政权在企图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维护其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专有武器。安哥拉政府在其领土活捉了南非军事突击队，这证明，尽管前线国家在1984年为增强该地区的信任气氛作出了一切努力和让步，南非仍然在大搞颠覆的战略。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再一次谴责种族隔离的扩大。

巴西政府拒绝任何种族歧视，尤其是种族隔离制度，认为它不符合巴西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人类尊严的最根本的原则。南非部队的军事侵略和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是危及国际和平和无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行动。巴西还拒绝接受任何以经济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能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在南非消除种族主义政策。

再谈纳米比亚问题，人们对南非占领该托管领土构成的危险性的程度正逐渐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国际社会为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铺平道路已经作出了最诚挚的努力。尽管采取了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南非却拖延了独立进程，破坏了联合国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其他有关方面一再作出灵活的姿态。确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不久前重申，它将愿意谈判达成一项停火，只要在停火后根据联合国计划举行自由选举。安哥拉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向秘书长报告了。

“主要为通过充分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决议确保纳米比亚独立，促成南非从安哥拉南部撤军，确保对安哥拉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保证，以及为在南非建立永久和平作出贡献而采取的步骤”。

在这一紧急关头，我们必须使安全理事会、尤其是那些能够施加更加有决定性影响的安理会成员肩负更大的责任。在采取促使纳米比亚独立的措施上一再犹疑不决将加剧该地区的冲突和紧张。巴西一直无条件地支持《宪章》所载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宪章》的各项规定不仅要加以引证而且还要加以应用。当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危及南部南非永久和平的前景时，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

进一步的行动支持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巴西在此重申应尽快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指导独立进程是联合国的首要责任，我们还认为将纳米比亚问题说成是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并在这一方面扯进些毫无相关的问题是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给《非殖民化宣言》的二十五年和本组织的四十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考虑到时间很晚了，我打算现在休会。继续审议其议程上该项目的下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将于今天1985年6月12日下午3点举行。

下午1点10分会议结束